

第二章 新來的先生

「大哥，二哥，我在這裡，快來幫忙，重死了，我手快斷了……」一見到哥哥，她毫不客氣的使喚。

「妳怎麼又拿這麼重的東西？」一臉無奈的朱醒文苦笑地輕撫妹妹的頭，將兩隻鴨子丟給板著臉的弟弟，再取下妹妹背上的竹籃和腰上掛的魚腥草和薄荷，看妹妹氣色紅潤才安心。

「家裡又不缺妳吃，不缺妳穿，藏書沒萬卷也有幾百冊，夠妳消磨時光，妳何必老往山裡跑，採這些不中用的草，還有想吃鴨子跟二哥說，二哥捉十隻八隻讓妳清蒸、燉、炒、炸、烤、燻……」

一路上抱怨不停的朱重武很是不滿，為什麼背妹妹的人不是他，他還得幫村長的女兒提鴨子，送到她家。

大哥太過分了，心黑如墨，專挑輕省的活幹，把糟心事留給他，害他被林奶奶拉著不放，一直說著莫名其妙的話，把他嚇出一身汗，拔腿就跑。

「二哥，你真好，最喜歡二哥了。」朱緋兒的軟語輕囀一出，叨唸不停的牢騷立停。

「福兒也好，是最乖最乖的妹妹。」傻笑的朱重武撓著耳後，咧開嘴就闔不上。

「福兒，大哥呢？」爭寵的朱醒文不忘一提。

「也最最喜歡大哥了，大哥是好上加好，好到世間無雙。」反正好聽話不用銀子，她大方的往外撒。

「嗯！乖。」小機伶鬼。

「福兒，二哥傷心了，為什麼大哥多了個『最』，還好上加好，我心碎了。」大哥真奸詐，外白裡黑，什麼都要跟他搶，妹妹明明跟他比較親。

「二哥不哭哭，我給你呼呼，一會兒我用針線把你碎掉的心縫起來。」她最近的女紅做得不錯，能縫好一只荷包，只是針腳有點大，縫線縫得歪七扭八。

「免了，免了，我怕妳把我的肉給扎穿了，千瘡百孔，喝水會漏……」他還想多活幾年，小命要緊。

「二哥，你說什麼？」敢說她醫術差，她記恨了。

一聽妹妹又輕又柔的嗓音，朱重武不由自主的打個冷顫。「妹妹呀！二哥是說有妳這個妹妹深感驕傲，有妳在，夜裡都不用點燈，有天上的星星為妳照亮。」

唉！哄妹妹真辛苦，他快詞窮了。

朱家兄弟一文一武，長子朱醒文已是童生，在鎮上書院就讀，平日不住在書院，每日早晚往返，逢十休沐。

不過他打算八月中考縣試、府試，一舉拿下秀才功名，刻苦攻讀兩年再考舉人，之後就隨緣了。

而次子不愛讀書，喜拳腳功夫，在縣裡武館拜師學藝，以後準備當個鏢師，一展長才。

只是世事無常，甘於平凡的他們注定走上名留青史的路，歲月靜好不過是一時的假象，是龍總會飛天，猛虎咆哮山林，他們是歷史上的洪流。

「大哥，二哥壞，揍他，他嘲笑我頭髮少。」禿子禿，夜裡當燈用，一顆禿頭亮中堂。

朱緋兒小時候的髮量真的少得令人發愁，本就早產的她體質較弱，不管吃什麼都吸收不了，別人綁兩根粗辮子，她一撮細毛怎麼也梳不起小髻，鬆垮垮的只能戴毛帽遮掩。

因此毛髮漸多後她最在意頭髮多寡，還特意找出各種古法保養她的三千煩惱絲，這才養得烏黑如漆、光可鑑人，猶如絲緞般輕軟柔細，風一吹還散發淡淡髮香。

「別呀！手足相殘，看我一身的掛件，要是砸了妳的藥草，放走了鴨子可別哭鼻子。」習武之人身手矯健，他一個箭步就離兩人已有十步遠，打不到。

「我跟爹告狀。」她吐吐舌，扮鬼臉。

朱夫子打孩子打得可兇了，玉不琢，不成器，兩個兒子都被他打過，可是他不打女兒，疼得跟命似的，女兒有錯，打哥哥，他們做了壞榜樣；女兒哭了，還是打哥哥，不管是什麼理由，不會哄妹妹的哥哥就是壞哥哥。

所以，當哥哥的挺倒楣，要替妹妹背鍋，好在他們也疼妹妹，心甘情願。

「小告狀精。」朱重武捉著鴨子比劃，表示要揍妹妹。

「呼！我是妖精，小心我吃了你。」兄妹之間嬉鬧玩樂，她裝出吃人的老虎張牙舞爪。

她也不知為什麼，穿越後好像真的變得像個孩子似的，性格也幼稚了不少。

「哎呀，我不好吃，皮粗肉糙，要吃吃大哥，細皮嫩肉的書生肉滑細嫩好入口。」他裝作要逃，跑得比烏龜還慢，鴨子划水仍在原地。

朱醒文輕哼一聲，眼露鄙夷，他這個弟弟傻也不是一天兩天了，他不跟他計較。

「你們幾個毛孩子又在鬧什麼，我在屋裡打絡子都聽到你們的喳呼聲了。」

「娘？」打絡子？

懸疑。

「娘！」是絡子打她吧！

手殘的人千萬不要逞強。

「娘……」可憐的絡子，肯定哭得淅瀝嘩啦。

幸虧水淮月沒聽見兒子、女兒心裡的話，否則她定會和絡子大戰三百回合，不編出能見人的花樣絕不罷休。

朱家人骨子裡都有股硬氣，不彎不折挺直如竹，除非自願，任誰也沒法使其折腰。

「福兒，妳都幾歲了還讓妳大哥背，快下來，別讓人瞧見了笑話妳。」女兒不小了，過個幾年也該給她找個人家。

「娘，我腳酸。」撒著嬌的朱緋兒一副氣力用盡的模樣，軟成一團泥似的趴在大哥背後。

一聽女兒有氣無力的嬌聲，當娘的還不心疼。「快，背妹妹進屋，我熬個雞湯給她補補。」

「娘，鴨子。」朱重武雙手一舉高，兩隻被捉著脖子的野鴨奄奄一息，再不吃牠們就硬了。

一怔，水淮月輕笑出聲，「吃酸菜燉鴨，酸酸地開胃，這天氣一熱吃什麼都嫌膩，你們父子胃口大，一隻不夠吃，兩隻全燉了。」

「娘，加點粉絲，我愛吃。」

小棉襖一開口，想吃什麼都有。

這個時候地瓜和馬鈴薯還是稀罕物，十分稀少，只有少數官宦人家才有，他們自己吃還不夠，很少拿出來宴客或贈人。

朱家的粉絲是馬鈴薯磨成漿，用水濾過，沉澱出的澱粉曬乾磨細後加水成泥狀，在鍋底抹上薄薄一層蒸成透明薄片，之後取出放涼切成細條狀便是粉絲。

而朱家的馬鈴薯苗來自朱緋兒的空間。

沒錯，她一出生便是天道寵兒，附贈一個雞肋般的小小空間，約莫一坪大小，成年男子若想在裡面轉個身都有些困難，小的是個人都嫌棄，可對嬰兒形態的朱緋兒來說剛好能在裡面打轉。

不大的空間有個碗大的靈泉，靈泉上方飄浮著一朵未開的金蓮。

都說七活八不活，早產的朱緋兒其實是活不過三天的，她太小太孱弱，身體的五臟六腑並未完全長成，就在她氣息斷斷續續之際，緊閉的金蓮半開，蓮心中間飄出一滴乳白色花蜜。

蜜液無聲無息地在空間浮動，滑入小娃兒口中，她微弱的小心臟才開始強而有力的跳動，也有力氣吃奶了。

雖是嬰兒身的朱緋兒有著成年人的思維，她很快地察覺到空間的異樣，人不能進入卻可藉由意念來控制空間的運作。

嬰兒的時間最多了，因此她察覺到金蓮一個月只結出一滴凝露，每逢十五月圓便會凝出，若未能及時取用，天一亮便會化為銀色雨露，灌溉貧瘠土地。

空間內是有土地的，大概能種幾棵白菜，可惜連動都動不了的朱緋兒沒種子可種，只好任其荒蕪。

不過在她身子骨稍微好轉之後，她將凝露分給傷了身子的娘和體弱的二哥，兩人才漸漸恢復元氣。

過了兩年，空間擴大了一倍，變成四個榻榻米寬度，靈泉有盆大，然後第二朵金蓮出現。

這一年，她終於吃到水果，她將野山桃的籽往空間一扔就不管事，結果結出來的桃子又大又甜，而每個月十五她照樣取兩滴凝露，一滴自用，一滴放入水缸裡，改善全家人體質。

第四年，又有一朵金蓮，第六年，長出第四朵金蓮，第八年又一朵……每隔兩年便是一朵金蓮，直到今年長滿八朵金蓮，一朵朵蓮花不再飄在靈泉上方，而且長了細根扎在泉水裡，一片片綠得發亮的荷葉從金蓮根部長出。

如今的空間已有十畝大，種上各類瓜果以供小饞貓嘴饞，因為衣食無缺且無荒年，朱緋兒種了幾季糧食便不種了，只種果樹和藥草，在需要的時候才取用。

被爹娘寵著的孩子無須為生計奔波，加上天生的好運道和越來越順遂的日子，不太用得著的空間淪為朱緋兒個人的休閒農場，裡面還多了間不怎麼穩妥的小木屋，

放著休憩用具和小床，在她玩累了時可以往床上一攤睡個好覺。

至於為何沒人察覺不對勁呢，只因空間與外面的時間差是一比十，待在空間一個時辰，空間外才過不到一刻鐘，而她盡量選在夜深人靜的深夜進入空間。

「不知我是否有口福嚐府上的酸菜燉鴨？」

突如其來的聲音讓正要往屋裡走的兄妹三人愣了一下，手足同心，不約而同的偏過頭，看向聲音發出的方向。

由於太過一致了，簡直是一模一樣的神情和動作，讓人看了有些……逗趣，不自覺翩然一笑。

「哇！神仙——」看到宛如仙俠劇中的白衣仙師，瞪圓了大眼的朱緋兒一臉驚嘆，巴掌大的小臉蛋露出見到美好事物的驚喜。

不等她多看神仙般清俊男子兩眼，一道高過她頭頂的背影便擋在她前面，她踮起腳尖想從肩膀偷看，大哥的手卻像長了眼睛似的將她的小腦袋瓜子壓回去，惹得她非常不滿的拍了拍大哥的背以示不快。

「爹，這是哪位？」身為長兄的朱醒文先一步開口，問著站在白衣男子身邊的父親，兩人的神情看似相談甚歡。

「他是百里先生，是新搬來的鄰居，也是村裡新聘的夫子。」朱夫子面帶和善的說著，微微上揚的嘴角看得出他的歡喜。

朱家私塾最多只能收五十個學生，一年束脩二兩銀子，供應一餐午膳每個月兩百文，比起城鎮裡動輒收費五兩、十兩的學費實在低廉許多。

一開始他只收村裡的孩子，十個、八個的給幼童開蒙，鄉下人開銷少，自家又有養雞種菜，一年十幾兩的收入還是過得去。

後來周邊幾個村子也開始送孩子來就學，學生一下子暴增至三十五名，朱夫子教起來就有點吃力了，但仍在他能忍受的範圍。

本來只是小小的教書先生而已，可在他教出七個童生、兩個秀才，還有一個前不久中了舉人後，這朱家私塾就變得人滿為患，一些望子成龍的爹娘紛紛帶孩子前來，想在私塾裡就讀。

可人數實在太多了，能力有限的朱夫子只能婉拒，勉強再多收十五個學生已是極限了。

其實他早有意將私塾擴建，另尋他處再蓋一間私塾，把住家和學堂分開，家裡的孩子都長大了，需要更大的地方活動，尤其是亭亭玉立的女兒，他可不希望引狼入室，把心肝肉給叼走。

百里漠雲的出現正好是打瞌睡送上來的枕頭，足以分擔他教學上的壓力，還能多收二、三十個學生，省得老被人情追著走，他快被送來的禮堆得無處落下，想退又不知是誰送的禮，真是頭痛。

有些人是丟了就走，還有一些是下人替主家送禮，琳瑯滿目的禮叫人看了眼花撩亂，大多是文房四寶和書畫字帖之類，還有米糧、乾貨等糧食，還有一筐一筐的蔬菜和果子，都是農家才有的地裡物。

最讓人啼笑皆非的是竟還有三頭兩個月的小豬崽，朱家人誰會養豬呀！這不是給

人添麻煩嗎？

終究是大家的一番心意，朱夫子硬著頭皮收下了，他想就收幾個對讀書有天分但家境困苦的學生以工代酬，平日幫著養豬，整理裡外，多少能抵去一部分束脩。

「鄰居？」

「新聘的夫子？」

朱醒文、朱重武目露訝色，對新來的百里先生有幾分不喜，他長得太好看了，簡直是妖孽般的存在，禍國殃民的長相，十里八鄉的老婆子、小媳婦、大姑娘恐會蜂擁而至，傾倒在他清逸絕塵的出色容貌之下。

不過他們擔心的不是外面的野蜂浪蝶，而是吾家有女初長成的妹妹，她都十四五了，難免芳心亂動，未免一失足成千古恨，還是得小心防備、防賊、防狼、防百里，他是頭號大敵。

「咱們家隔壁是孫婆婆和小虎子祖孫，他們呢？」落葉歸根是老一輩的想法，死也不離開故土。

也難怪朱緋兒疑惑，孫婆婆和商戶出身的媳婦合不來，養兒育女辛苦一輩子，到頭來卻只剩一人在鄉下照顧孫子。

「他們搬家了。」

說話的是白衣如雪的百里先生，他眼眸含笑，神色從容，看似很好相處的樣子。但是，這僅對朱緋兒一人，換成其他人，包含朱家人在內，他的回應永遠是疏離淡漠，即使笑也不及眼，給人一種隔了千山萬水怎麼也跨越不了的距離感。

「哇！聲音也好聽，聽得心都快融化了……」朱緋兒水亮眸子快成星星眼了，閃閃發光。

「妹妹，矜持點，妳口水快滴出來了。」朱重武往大哥身邊一站，和兄長合力擋下妹妹的視線。

眼前神韻翩然的男子讓兄弟倆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，似乎他的到來會帶走他們捧在手心的妹妹。

「啊！」有口水……連忙擦嘴的朱緋兒發現被騙了，惱怒地瞪著二哥的背。這兩座大山是什麼意思，阻擋她欣賞美麗的「風景」，是怕她丟了他們的臉，還是當她是不解世事的小姑娘，一見美男就暈頭轉向，忍不住投懷送抱，哭著喊著要嫁人，今生今世非君莫屬？

嗟！當她沒見過男人嗎，他們醫院的莫醫師才是人間極品，放射科的金醫師也長得不錯，穿衣顯瘦，衣服一脫是肌肉男，小兒科的周護理師是花美男，有韓系風格眯眯眼的李專員是小眼睛代表……

被急診室耽誤了的朱緋兒其實沒交過一個男朋友，在女性醫護人員群組中有個

「本院男色排行榜」，這些被工作困住的女狼們只好以此自我安慰，看看美男圖片也好，至少下飯。

「孫婆婆他們搬到哪去了，不會是將人趕走了吧？」朱醒文言語略帶尖銳，有攻擊人的嫌疑。

「胡說什麼，是孫二牛在縣城買了鋪子，鋪子後面有個小院，前面做生意，後院

住人，因此把孫婆婆接去奉養。」朱夫子面色一沉的訓誡兒子，告誡他不可語出惡言，當以善意待人。

「二牛叔哪來的銀子，他不是賣油郎嗎？」挑著擔子走街串巷的賣油，平日住在老丈人家很少回村。

孫婆婆生有三子二女，老大就是小虎子的爹，他給人趕車出了意外，沒了，賠了五兩銀子被大媳婦偷走，改嫁鄰村殺豬的，老三被抽丁抽走了，聽說入了軍隊，是死是活沒人知曉。

孫二牛算是孝順，手邊有錢會給幾個銅板，送些米糧油鹽，只可惜懼內，妻子一河東獅吼他就縮頭了，半句不敢提接老娘、姪子同住。

朱夫子好笑的看了兒子一眼，「賣油就不能有出息嗎？油賣多了積點小錢，錢一多不就買屋置地，別小看了賣油郎，只要肯幹何愁沒有出頭日。」

「怎麼那麼剛好他買了孫婆婆的屋子。」朱醒文追根究柢，不問個明白他心裡懸了一根刺，難以安心。

「你這孩子……」話真多，買賣買賣，有人賣就有人買，人家的私事干卿底事，管得太寬了。

此時的朱夫子還沒意會到他的小棉襖已長成大姑娘，是要開始議婚論嫁的年紀，還當她是那個剛出世沒多久的小娃兒，光聽她小貓似的哭聲就心疼不已，巴不得時時刻刻抱在懷裡輕哄。

「爹，曬。」

一聽女兒喊熱，二十四孝爹的朱夫子連忙走到她身邊，拉起袖子替她遮陽，「趕緊進屋，別曬著了，我家福兒是水豆腐做的，一點碰撞都不行。」

呃！他們是撿來的吧……

肯定是撿來的！

小白菜呀！地裡黃，三兩歲呀沒了……娘還在，爹也在，可惜不是親的，生了兒子當野草，任其橫長。

望著空無一人的背後，互看一眼的朱家兄弟彼此嫌棄，只莫可奈何的嘆了口氣，沒人疼的孩子要認命。

兩人隨即入屋，完全無視立於一旁的白衣男子。

仰望晴空萬里，百里漠雲無聲地笑了，眼中卻略有濕意，不枉他化去五百年功力護她一世，這一世，她有爹有娘，有家人的護佑，無憂無慮的笑臉多叫人懷念，一如他初識的小師妹。

「撲哧，撲哧——」

兩家共用的牆頭上冒出一顆黑色頭顱，不見人臉只見個頭頂，一上一下的在那發出怪聲。

「下來。」頭也不抬的百里漠雲翻著手上的書，似乎早已知道牆頭有人。

「是下來我這邊，還是下去你那邊？」好生苦惱的選擇，一面牆的哲理太深奧了。

「隨意。」唉！她這調皮的性子仍是沒改，著實叫人頭疼。

隨意？「可是我過不去。」

他眉一挑，「為何？」

朱緋兒面上一臊，「腿短。」

百里漠雲頓了頓，咳了兩聲掩住逸出的笑聲。「等等，我取木梯。」

一架木製梯子憑空出現，架在牆上。

「咦！孫婆婆家有梯子？」她怎麼不曉得，百思不得其解的朱緋兒眉頭一皺，想著鄰家的梯子從何而來。

「修屋頂用的。」他用了很好的理由。

她喔了一聲，踩在家裡移到牆角的水缸往上攀爬。「你把孫婆婆家的茅草屋頂翻成青瓦了，用瓦片好，不會漏水，不用年年翻新，換新茅草也挺麻煩的。」

孫家長年只有兩祖孫在，所以爬高爬低、做重活的事幹不了，村長便找來村裡人幫忙。

身為鄰居的朱家當然不能袖手旁觀，袖子一挽也幫著遞磚送茅草，煮個涼茶讓人不渴著。

遠親不如近鄰，搭把手幫忙也是應該的，何況朱家沒有親戚，他們往來的都是街坊鄰里。

「小心爬。」眼角餘光瞟見一隻小短腿跨上牆頭，以為心靜如水的百里漠雲心口一緊，忍不住發出聲音。

一隻小手往上揮了揮。「沒事，沒事，這牆我常爬，給孫婆婆送醃蛋……啊！好滑，怎麼這裡有苔蘚，真倒楣。」

他喉嚨咕嚕兩聲，沒笑出聲。「那是日子久了自個兒長出來的，不過近日無雨，快乾枯了。」

聽到不下雨，她也應景的感慨兩句，「是呀，這天真熱，熱得叫人受不了，地裡的作物都蔫巴巴的，無精打采。」

「你們田地裡的糧食還好吧？」他順口一問。

「不是很好，但不至於欠收，我們買地時挖了深井，佃農們提桶多澆幾遍水好歹能撐到秋收，可是村裡的糧作就難說了，我看錢老鼠家的地都裂開了，尚未結穗的稻子枯了一大半。」

再不下雨真救不回來。

扶著梯子的朱緋兒慢慢往下爬，渾然不知身後有雙深幽的眼眸直盯著她看，唯恐她一個踩空跌下梯子。

「今年怕有災情。」荒地連天，哀鴻遍野。

她一頓，「災情？」

「天旱。」他指指天，又一指朝下。

天無雲，萬里晴，不是好事，會連旱三年。

難得憂國憂民的朱緋兒以纖指搓搓眉心，「要是大旱是不是要逃荒？不過我們杏花村緊鄰大山，山裡有水，應該不至於離鄉背井，頂多日子難過些，吃些苦頭。」

「如果連年災荒呢？」他反問。

「這……」有這麼慘嗎？

「別的地方都沒水，唯獨此地不缺水，妳想過後果嗎？」杏花村地勢的確得天獨厚，潛龍入江，福蔭村民多年，只可惜水位一低，伏龍現身，勢必騰雲掠空而去。一旦旱起，村裡賴以為生的江河肯定供不應求，在人人求水的情況下，很快就會水量減少，河床乾涸，日復一日，連一條小魚也留不住。

「百里先生，你在危言聳聽嗎？」朱緋兒不想世道亂了，她喜歡杏花村的寧靜祥和，如同傳說中的桃花源。

杏花村之名源自村口種了三棵開著粉色花朵的杏樹，年年開花結果，果實累累，村裡人摘了果子解渴，隨手將果核一扔，來年又生出好幾棵小苗，一年又一年，苗兒長大又結果，果實多而甜，一代人一代人的住著，杏樹也越長越多。即便沒有刻意種植，朱家門口也生了兩棵野生杏樹，長勢不錯，朱家人捨不得砍伐便留下了。

如同這般，杏花村幾乎家家戶戶門前有杏樹，有些是村民種的，有些是自行生長的，因此杏花村以杏乾、杏脯而聞名，杏仁可供食用、榨油、藥用，家家都能小有盈餘，未曾挨餓。

除非一家子懶貨，否則杏花村在附近幾個村落算是富村，想要衣食無缺並不難，種三、五棵杏樹便能年收幾兩銀子，供一家溫飽。

「百里漠雲。」百里漠雲目光淺淺的望著她。

百里漠雲……漠雲……「百里先生的名字挺好聽的。」

「緋兒也好聽。」緋色染輕楓，兒戲清池蓮。

朱緋兒狀似天真地眨了眨眼，「爹娘都喊我小名福兒，先生怎麼知道我的名兒？」

「老天爺說的。」他打趣的指指天。

見他繞著圈兒逗她玩，她小嘴微噘。「先生壞，不是君子所為。」

朱家隔壁的孫家這一面原本是菜園子，只不過數日未見，菜園子已被填平，鋪上石板，杏樹不見了，種上三棵排成列的桃樹，樹冠高過屋頂，樹下放著石桌和兩張相對能坐下兩人的靠背石椅，似乎轉眼就變成了農家小院，三、兩株青竹長在屋簷下，一塊石磨鑿成的水槽上方是掏空的竹管，潺潺流水由竹管流出，流入底下的水槽，水槽滿了流進下方的小池，黃、紅、藍、橘、紫的小魚五、六尾，優遊自在的游來游去，好不愜意。

朱緋兒坐在石桌的另一邊，與神色自若的百里漠雲對望，她兩手托腮，神情稚趣且多了一絲孩子氣。

意思是她是「孩子」，不是快及笄的姑娘，不怕古板禮數，所言所語皆是童言無忌，無須在意。

「我不是妳的先生，大可不必喚我先生。」聽她先生、先生的喊，聽得彆扭。

大師兄，人真的可以站在劍上飛嗎？不會掉下去吧！那麼高，肯定摔得粉身碎骨。大師兄，我不喜歡辟穀，人不吃飯會餓死，我想吃肉、啃大骨、喝魚湯，大啖人間美味。

大師兄，人無七情六慾還是人嗎？我不想成仙，只想當個有血有肉的人，歡喜就笑，難過就哭，沒有表情是木人、是石雕、是冷血動物，像二師兄。

大師兄，情是什麼？人與人相處久了會有感情，可是情之一字寫來容易卻看不懂，我應該是石心……

永遠有問不完問題的小丫頭不用半天就學會了御劍而行，學會辟穀後又偷捉三師叔的靈鶴烤著吃，喳喳呼呼靜不下心的人居然仙骨自成，不想成仙卻已是仙體，說是不懂情，可是……卻被情所傷。

一幕幕的過往在眼前一晃而過，百里漠雲眼底閃過淡淡哀傷，望著同樣愛發問的朱緋兒，他彷彿看見在花海中與白色麒麟一同玩耍的小師妹，她的清脆笑聲足以治療傷痕累累的人心。

「不叫你先生要叫什麼，漠雲哥哥？」不知為何，她覺得吃虧了，他看來不老，三十出頭的樣子，可是她感覺他已經很老很老了，老得該喊一聲祖宗。

朱緋兒淘氣的想著，卻不知自己誤打誤撞猜中了，她的直覺驚人得敏銳。

百里漠雲嘴角往上一揚，看來似乎頗為愉悅。「可以。」

「漠雲哥哥不像無家可歸的人，為什麼想在我們村子當夫子？」她一直想不通，從他的容貌和通身氣派來看當是世外高人，隱居於常人去不了的高山雲巔。

「隨興而起。」他說時手邊多出竹葉泡的清茶，茶香四溢，有著竹香的清冽。她盯著他手上的茶杯，一瞬不瞬，「聽不太懂，太深奧了，不過我也想喝茶。」他輕聲一笑，細細品嚐茶中滋味。「妳品不出個中真諦，歷練太少了。」

「我十四歲了，不小了。」她有兩世的經歷。

「是少，不是小，等妳再嘗試過人世間的悲歡離合、哀樂喜憂，妳會知道口中的茶韻。」而他希望那日不要來，她是狂風暴雨洗滌後的晴空，乾淨地不帶一絲濁色。「緋兒，善用妳的福地，會有用得上的一天。」

那不是毫無用處的雞肋，她若懂得用法，受益無窮。

聞言，她微微一愕，臉上浮現微妙表情。「你是指做好事、種福田，佛祖會保佑善心的我是不是？」

他低笑，「不要再濫用金蓮清露，必要時，它能救助萬千百姓。」

可她做了什麼，居然拿救命的靈藥當淨水用，放入水缸，滴入井中，改善一家子病恹恹的身子，強身健體，祛毒……美白，真真是無言以對，暴殄天物。

食多了凝露，朱家人早已金蓮護體，不僅百毒不侵還不易受傷，他們都沒發現自己十餘年來無一人染上風寒，旁人病到連站都站不了，他們依舊安然無恙。

「你……你怎麼……」她驚得站起身，臉色微白。

「勿驚，勿慌，我是為妳而來。」因為她，他等待千年。

朱緋兒沉下慌亂的心情一問：「你到底是誰？」

「百里漠雲。」從未改名換姓，他還當過一朝國師。

「那你……」她想問他會不會奪走她的空間，雖然空間現在對她而言並非必要，可也伴隨她多年，沒了她會很不捨。

像是知道她要說什麼，百里漠雲語輕似低喃，「不會，那是妳的福報，誰也奪不

走，不過蓮生十二朵就不再長了，十二代表生肖和時辰，是終數。」

「喔！」她也不想生得太多，每個月十五她特別忙碌，忙著收集凝露和裝瓶，他們一家人根本用不完。

「福兒，還不回來吃飯，妳在先生家做什麼？」看到牆邊的水缸，眼角一抽的朱醒文往缸上一站，果然瞧見他家「不安於室」的妹妹又翻牆了。

自從隔壁搬來個妖孽，他已經捉過三回了。

「大哥，我馬上就來，我在漠雲哥哥家喝茶。」她條地抓過百里漠雲手裡的茶杯一飲而盡，嘴唇一啞，竹葉的味道，淡如清水。

「漠雲哥哥？」要點臉吧！先生，糊弄純真小姑娘會遭天打雷劈的！他惡狠狠地瞪視雲淡風輕的百里漠雲。

朱醒文開始認真考慮將兩家的牆築高一點，高到不長雙翅飛不過去的程度。

Crescent